



啓者敝樓出有七十七號定單一紙註明來赤扣帶一只修理於一月十九日經本人取去惟此定單遺失若各男人士拾得請作無效特此鄭重聲明
亮察
天寶銀樓謹啓



成都鳳祥銀樓
收買
沙金
珠寶
石飾

精製金銀首飾
中西器皿
售五十六兩正
九成金飾照赤金價九折計算

成都 鍊筆

社刻鐫印刷

舊曆年節各種名片照碼九折歡迎
社址成都春熙路中段大舞台右側

女界注意
各界請注意
春熙西路成都照相館
相材料行內新設
大中華照相館
佈景
化妝
光線
工作
出品

門對館華錦路熙春
店商綬綢祥福

最近新到貨品
素雅兼備
精美絕倫
鮮豔奪目
純絲織造
新到男女大衣花樣更爲奇特
如蒙賜顧竭誠歡迎

益州 莊燕茸參

是爲社會人士
備儲一切扶危
救急起死回生
各種良藥
住春熙路新明電影對門

電影廣告

宜昌
飛雁
大盜
愛人的血
女偵探
陽曆二月一號起四號止連映四天

敬啓者本社在川首先創辦排印聚珍做宋名片計今八年所出之品深蒙各界贊許對於石印印刷無不力求比賽如蒙賜顧印刷商標廣告圖書股票表冊簿據仿單名片信封信箋無不精益求精并兼價格低廉極表歡迎
川省首先開創的做宋名片第一家
仿鴻坭印刷社謹啓
營業處住代書街一百二十四五

最近運到海式女大衣(尺碼俱全)
興利綢緞莊
營業部春熙路北段



簡而皮鞋業本公司爲提倡國貨改良工
文而皮鞋業本公司爲提倡國貨改良工
司各名購辦中外特到江下江技師多
蒙各鞋式男女皮外時髦及男女運動
賜顧無任歡迎

儲蓄穩固的機關
聚興誠銀行儲蓄部

第三十七號

摩楠

相，祇上終日不吃什麼，也不覺得疲倦，伊帶着數萬的戰士，如同母親帶着一羣小孩子一樣，到了戰地，伊揮着手高聲呼道：「殺敵罷，不要怕他們！」將士們聽見這句話，頓時增了勇氣，衝殺過去，果然大敗敵人，敵人退到堡中，佐納率着將士攻堡，忽然受了傷，跌在地上，軍士們就哭了一氣，預備退佐納忽然爬了起來，喊着道：「等着，等着，此時稍休息，你們若是瞧着我這面旗子，開了敵人的城，你們就奮勇進攻！」於是大勝，伊進了城堡，就跑到禮拜堂去祝謝上帝，戰事完畢，大功告成了，佐納就要食皇，放伊歸家，佐納又不允還時英人，既然大敗，就誓與復仇，佐納仍然奮勇再戰，但是不幸被一個惡人，名叫巴士達的捉住了，將伊賣給英人，英人把伊，當作一個行妖術的婦人，把伊關在牢裏，整整有一個年頭，定了來便證伊是一個妖怪，定了個燒死的罪，於是把伊帶了

(續)

嚴行監守，舟中昏暗，莫辨晝夜，大令鄧謂丁守曰：我罪固當不赦，然閉諸舟中，不見天日，得毋大陸，則稍寬貸乎？丁不允，則又哀求曰：某此行將死都門，萬無還生理，惟故里徬徨，去此匪遙，舟至時，請准暫一匿故鄉風景，私願已足，感戴不勝，某不肯，幼為戚族所厭棄，然其異別眷懷故舊，若得與談心，雖死不亡大德也。丁允之。

大令頗自喜，問名籍官，洪軍開時，已遣牒往結屬爲壻，大金一時驚得匪盡切而通也，一日，丁忽來，至矣，至矣，未暇起，丁曰：忽聞君起視之，則外急者，推窓使吏士倉皇赴救，則士倉皇起視之，則外急者，推窓使吏士

其詞曰

都，汝欲至衡陽卽止，是將卽子實空入都也，吾烏能爲汝攸成，言訖大笑，大令愀然若喪，頓足踴曰，秀清小兒，誤我至此，今無藥可救，於是日索酒痛飲，輒載指馬秀清及藍葉，羈已復矣，狀類癡狂，時適盛暑，見監者手持書之，書畢持還曰，爾解此乎，監者呈丁守，則同一圖，時教習，辭旨幽絕，書法秀絕，讀訖

10

僕性狂，謀自居猛猛之，愈然同榻上，妻子環泣，方知死，是固然矣。然何妻也，劉曰：子辱我，故不我殺也。三夜後，子來爲子證之，越三日，劉至，劉爲置食，縱談至夜分，劉解長衣，偕我坐院中，擇高樹而上下如飛鳥，輒大聲數，劉之言曰：余年二十餘，獨歸孀婦，衆人於門外有非禮計，則擊之，遇不良人，則刃之，所歷嚴法誅討，遂幾計置田宅，混跡齊民中，余性好客，亦忝爲義士，今天下假軀子，乘輿策杖，而實豪而不服精神，不惡信憤起，而莫益之，向之周急諸君者，皆取諸富家大賈者也，余家中人產，能歲以數千金資友哉，然不爲動者，數年前，余妻與金與婢金二日，余聞而怒之，置妻於廢，還金故處，更取典金與婢，余之縱跡如此，不覺批掩神也，子其速以警世，余亦從此逝矣，乃貨其田宅，挈家去，不知所之。

完

冷冰

【兩翼紙十八英尺】世界最小飛機，要算福來，爲第一，牠的兩翼，張開不過十八英尺，每小時速度，到有一百十五英里，牠的機器，用六十四瓦力的，三個圓柱形馬達，形如放射

佐，

隨，這樣，如能供給充足的燃料，則可以遠飛四小時，行程五百里，牠在平地的

高度，恰如同人差不多，駕駛這飛機的人，名「里大

讀

顧吏取繯來，甫解閱，色然怒，命吏布籌案旁，記其數，則枉殺五百二十九命，勃然曰，殘殺至此，雖刀山劍樹不足蔽辜矣，罰爲猪，五十三世，以消業怨，但有役持猪皮，按某處，類與猪失，驅之去，當是時，余立階石，魂飛魄散，陰念爲盜殺數十人，不知罰作何畜，俄聞呼子名，蒲伏而上，一如聞官者，余自度不能隱，以盜對，殺幾何人矣，余數累未即對，侍役責喝曰，速供，實殺幾何人，乃期期而言曰，殺殺殺數十人，官無言，檢簿視，踞踞良久，謂余曰，爾情尚可原，陽籌未盡，姑貸爾益力行好事，命兩隸送余歸，吏前啓曰，盜殺人有心得，醫殺人無心得，今入醫署，而出盜，何以報，薛蘿官曰，是已爾所知也，言自知盡劣，貪取財，以人命爲妄言，心已可惡，且有初診驗案，傍雖知，謀前非，不覺方，妄言病不起，有心欲人死，是以醫濟其奸者也，劉之爲盜不與他盜同，所殺皆富人，萬死不足償，是以盜行其義者也，且陽律治盜甚嚴，不分首從，皆斬，庸庸殺人，僅子杖，不許復業，然猶爲具文，若異司復讎之，庸庸愈無忌憚矣，因語余曰，爾復生，可宣佈其詞，俾庸庸亦功過償，促隸送余歸，抵家，見已屍臥榻上，妻子環泣，方徘徊注視，隸自后益推之，余然相合，遂薨，諱曰，子華而言死，是固然矣，然子何益也，劉曰，子厚我，故不我殺也，三日後，子來爲子置之，越三日，劉至，劉爲置食，縱談至夜分，劉解長衣，偕其妻立院中，擇高垣躍而下，知飛鳥，譁大驚歎，劉義之言曰，余年二十餘，鳴鶴離焉，察人於國門外，有非義行，則擊之，遇不良人，則好之，既屢被法誅，遂變計置田宅，混跡齊民中，而實豪或不厭精穢，不忍憤憤起，而真益之，向之周急贈君者，皆取諸富家大賈者也，余家中人產，儼儼以數千金資友哉，然不審勸告，數年前，余妻刻與金銀二百，余聞而怒之，批奪焚灰還金故，更取與齊金與妻，余之縱罰如此，不意竟獲神祐也，子其述以警世，余亦從此近矣，乃貨其田宅，散家去，不知所之，

完